

马·造型——造型艺术中的骏马形象

丛书主编：郑福田

本册著：徐英

中华马文化系列丛书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马·造型——造型艺术中的骏马形象

丛书主编：郑福田

本册著：徐英

中华马文化系列丛书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造型:造型艺术中的骏马形象 / 徐英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9. 7

(中华马文化系列丛书)

ISBN 978-7-204-16020-4

I. ①马… II. ①徐… III. ①马-造型艺术-中国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54877 号

马·造型——造型艺术中的骏马形象

作 者 徐 英

责任编辑 罗 婧

封面设计 额伊勒德格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五层

网 址 <http://www.impph.cn>

印 刷 内蒙古恩科赛美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6020-4

定 价 41.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丛书编委会

主编：郑福田

副主编：魏智勇

编委（按姓氏拼音为序）

刘伟 钱淑芳

王建莉

徐英 赵子阳

总 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图书是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的一组系列成果。这项成果共六册,分别是《马·品质——蒙古马地域文化巡礼》《马·造型——造型艺术中的骏马形象》《马·语典——涉马熟语辨释》《马·影视——中国“马主题”影视》《马·故事——摇篮夜话蒙古马》《马·诗赋——马文化诗词曲赋笺释》。

由于每册书前均有编著者的自序,说解该册情况甚详,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介绍这几本书的策划缘起和编著过程。

去年(2018年)冬天,自治区决定于今年8月份举办首届马文化博览会,计划编写一系列有关马文化的书籍,委托我依托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筹划编写其中的几种,当时只给出了大致的内容范围。

时间紧迫,接受任务后,我即着手此项工作,期间与同仁反复斟酌,从确立主题、商定书名、遴选编者、分配任务,到发凡起例、建纲立目、明确风格、预设效果,至于门径的创新探索,材料的排比爬梳,等等一切,无分巨细,均认真思考,筹划安排,切磋琢磨,亲力亲为,可谓尽心焉耳矣。

编者和书名既定,体例和纲目粗具,具体的编写工作立即开始。各位编著者赶时间,抢进度,焚膏继晷,每日孜孜,攻坚克难,殚精竭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期间我们多次召集会议,沟通协调,交流促动,得到了大家的全力支持。

今年5月上旬,各册书稿粗完,在包头集中统稿。按照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工作惯例,编著者依次将书稿投影展示,我则和大家逐一进行讨论,开诚布公,实事求是,斟酌推敲,取舍损益。通过几天的工作,书稿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意见建议也明确提出。令人感佩的是,编著者们大多是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然而此时均能虚己下人,诚恳接受意见,洵为难能可贵。

统稿会后,大家分头对书稿进行加工修改,力求精益求精。5月下旬,稿件交付出版社。此后,出版社责编又非常敬业、非常负责地与编著者沟通联络,完善推动。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

作为项目的筹划主持者,这些成果的面世,我自然感到欣喜,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成果接受检验的惴惴不安,于是也就更明确了对“学不可以已”的深切体认。

现在该说一说我们这几本书的主题,也就是该说一说马了。

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马和龙相提并论,认为好的马应该像龙一样,于是有龙马之称。直到现在,我们形容人的精神气象,还往往说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包含着刚健、朗丽、热烈、高昂、轩举、升腾、饱满、昌盛、发达、奋迅等等一系列英发向上的意义。而马则是奋斗不止、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代表性物象,蒙古马更以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著称。

本人生肖属猴,生性爱马,少年在农区,最羡慕马倌放夜马,出发时,一声呼啸,数十匹奔腾而出,绝尘而去。自己也多次乘骑驽马,小作奔驰,惜乎未能长驱致远。后来年纪渐长,知识渐开,复特爱马之神骏,有如支道林者。每见飞翻晨凫,赤电浮云,雄飞高岭,傲立长原,辄生神物难得之叹。曾经写过一些有关马的诗词,亦乐于为友人有关马题材的美术和摄影作品题诗。日居月渚,沙起雷行,情形已成过去,鬓上二毛早生,回思旧事,感慨系之。所幸良原坦荡,骏马骄嘶,犹存当时况味。所以,在策划和主持这个项目时,我十分投入,也获得了满满的感动。

十年前,友人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我曾为其参展作品作七言绝句一组。2010年,友人摄影集《烈马追风》付梓,复为其三部分各填《莺啼序》一首,分别为绿玉之原、黄金之原、白银之原。《莺啼序》调长,三首联翩,写来淋漓痛快。现在奉给读者,以记往事,以畅衷情,以见大草原风采、蒙古马精神,同时也以此陪伴读者开启对我们这一系列书籍的阅读之旅。

《莺啼序·绿玉之原》

东风早传消息，道春阳和煦。
平冈远，淡绿鹅黄，满目草色如许。
痴儿女，多情似我，轻衫已换貂裘去。
渐风流云卷，飞扬绮思千缕。

天净香飘，健蹄所指，看莺歌燕舞。
有绣带，并辔逍遥，人间多少佳侣。
过瑶池，满滩踊跃，洗九马，振其毛羽。
更长虹，贯日贞刚，排空神武。

年年新景，岁岁陈诗，光阴成逆旅。
勤拂拭，当前好镜，取象聚焦，检点锋芒，经历烟雨。
低吟宛曲，长嘶激越，壮声滂沛经行路。
正八骏，险阻从容渡。
都来眼底，茫茫海若长原，翩翩神龙翔翥。

一川深碧，宛似天津，叹夕辉朝露。
怕辜负，关山事业，尚在徘徊，委弃黄钟，滴残玉箸。
今朝得意，雷行沙起，如弓一线千钧取。
任相传，气势真如虎。
等闲华贵衣裳，六尺名驹，纵横谁与？

《莺啼序·黄金之原》

韶华悄然代序，只凉风乍起。

天陞远、雁阵归来，见说犹有余翠。

岭头树、缤纷万状，妖娆几个妆金髻。

更菊开潇洒，随风展其芳蕊。

千里长原，腾云掣电，认天骄旧地。

草黄处、马正肥时，健儿连肩把臂。

解银鞍、欢呼雀跃，举大白、与君沉醉。

月团圆，无限山川，一泓秋水。

人生不老，卉木还欣，进退从容事。

携伟镜、登高临远，摇露迎霜，早策名驹，晚巡上驷。

当流漱石，眠荒枕玉，这般情调真纯粹。

况联翩、兄弟结成队。

杜郎俊赏，分他磊落才思，助我十分豪气。

此间万物，秋实春生，正转轮不已。

任点检、禾麻黍麦，海积云屯，驼鹿羊牛，波盈涛累。

承平景象，吾民安泰，常将好句歌盛世。

构新图、无往非良驥。

始知伯乐仁怀，岂但吟边，要从心底。

《莺啼序·白银之原》

弥天朔风劲健，冻高原若铁。
八千里、蜡象银蛇，遍体寒玉澄澈。
岑夫子、初临塞上，梨花敢比晶莹雪。
算何如此际，一呼白虹凝结。

逐日声名，凌云气度，渺山川空阔。
江南事、支道当时，早夸神骏奇绝。
炳龙文、连钱五色，踏旧垒、蹄音明灭。
更悲嘶，骇世惊人，此心尤热。

气吞荒岭，席卷层冰，都道真汗血。
浑不记、来从何处，住向何方，仰露餐风，诸多鳞屑。
石公有约，三冬为伴，清辉炯炯天心月。
且殷勤，写尔卓如骨。
喟然叹曰：忍教短壁颓垣，束缚世间英物！

骊黄雾隐，大野茫茫，正险夷相接。
向前路、龙腾虎掷，鼻息干云，鬃尾飞扬，一旦争发。
青春牧者、宽袍长袖，酣歌快舞情激越。
念相知，滋味年年别。
从容裁取形神，春水回时，柳眉新叶。

郑福田

2019年7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楔子	(1)
甲 人马相伴 一生同行	(3)
乙 宝马雕鞍	(27)
丙 天马下凡人丹青	(47)
丁 雕工刻技 铸魂塑形	(69)
戊 琳琅满目的马造型工艺品	(89)
己 作为饰品的骏马形象	(109)
庚 建筑中的马造型构件及纹样	(129)
辛 神骏写影	(155)
壬 良材精工越千年	(179)
癸 宝马龙驹 神韵永恒	(197)
跋尾	(206)



楔子

人与动物的渊源,要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在中国人常说的六畜中,马虽不是最早驯化的动物,但是人类最珍视的家畜之一。尤其是对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马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和伴侣。

骏马的忠诚、坚韧还有不屈的性格和极强的耐力,都是游牧生产生活中牧人与马之间共生互助、协同游牧的最佳品质,也是人畜之间那种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生命互动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恰是草原上的牧人们最欣赏的。因此,驰骋在草原上的骏马与知观达命的淳朴牧人,才能结下生死之缘,成为一生的伴侣和朋友,这其中千丝万缕的情愫,非牧人不能体会,旁人也无从知晓。

保持一个意象、一种情结、一份眷恋的最好方式,就是用艺术的形式将它的美常留人间,世代相传,使其永不褪色。文学是用表达语言艺术的文字记录下这种美好,歌曲是用铭心刻骨的声音记录下这美好,而造型艺术则是用直观的艺术形象定格这美好。对于所有艺术形象都是如此,骏马,也不例外。

东方的造型艺术不同于西方早期造型艺术那样写实,那样科学地计算空间距离和尺度,过分地看重透视、比例、几何形状、光影等人类给物质世界制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是描摹出东方人自己心中的“现实”,着眼于造型对象塑形的神似、意象的灵动和寓意的深邃。故而,留“神”而丢“形”的情况比比皆是。西方注重写实,古希腊的人体雕塑的比例极为精准,但达到极致后,西方造型艺术出现了严重的反弹,现代西方造型艺术中,不论绘画或雕塑,有很多只见线条、色块、空间结构的作品,反而使深藏其后的艺术家们所要



展现的题材与内容,成为欣赏者难猜的谜题。

可涉及骏马的描绘,东方的造型艺术同样注重写实,这一点在骏马的造型形象方面尤为明显。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有关马的造型艺术品,多为写实风格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只要看看西方那些早期雕塑绘画中比例匀称、结构合理的骏马造型,再看看西汉鎏金的铜马或武威铜奔马的造型,其简约清晰地展现的肌腱骨肉,两者的相似之处便一目了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艺术现象,为什么人类对动物,特别是骏马的造型,都喜欢清晰地展现出它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毛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呢?或许是爱之深、爱之切,就会凿之真、绘之细吧。

人与马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可言说的神交过往。尤其对于须臾离不开骏马的游牧民族而言,还延伸和演义出许许多多人马情缘的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史诗,包括造型艺术中的绘画、雕塑、工艺等描绘的骏马形象。还有,骏马的若干优良品格,早已被拟人化,升华为人类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楷模。检索人类文明的脚步,即便是一路坎坷,骏马的艺术形象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野,它已经幻化成人类的精神图腾,历千百年不衰!

本书将各种不同造型艺术形式中骏马形象的典型代表逐一展示给读者,并配有精美图片,让读者在语言艺术与造型形象的交叉互动中,反复品味和体验那龙驹神骏的仙姿倩影和勃勃生机,感受灵与肉的生命之美。那么,就请朋友们跟随我的字迹画踪,走进图文并茂的历史隧道,去体味那些以造型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人与马之间亘古不断的生死情缘,在依次展开的历史画卷中,再次感受身心的激荡和灵魂的愉悦吧!

马,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代的战争到现代的赛马,马的形象始终伴随着人类。在造型艺术中,马的形象更是被广泛地描绘和表现。从古代的陶器、青铜器到现代的绘画、雕塑,马的形象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书将展示各种不同造型艺术形式中的骏马形象,让读者在语言艺术与造型形象的交叉互动中,反复品味和体验那龙驹神骏的仙姿倩影和勃勃生机,感受灵与肉的生命之美。那么,就请朋友们跟随我的字迹画踪,走进图文并茂的历史隧道,去体味那些以造型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人与马之间亘古不断的生死情缘,在依次展开的历史画卷中,再次感受身心的激荡和灵魂的愉悦吧!



甲

人马相伴 一生同行



骏马是游牧的蒙古族人生产的助手,日常生活的伴侣。它们的质朴、忠诚、坚韧,常以牧人们挂在嘴边的史诗、民歌、故事、谚语等艺术形式来展现。同时,骏马也通过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不时闪现在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中,以至于在农牧民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上,也经常出现它的情影。甚至有些生产、生活工具就是以骏马的形象来塑造的,还有一些工具就是为了骏马的繁衍、养护而设计、制作的。

生产、生活用具以骏马的造型来表现或者为骏马所特制,这种情形,已经成为与骏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常态和自觉选择。下面我们图文并茂地展示给读者的系列骏马造型的实物,都是从历史到今天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器具,我们能从中感受到相依相伴、互益互动、荣辱担当、一生同行的那种人马情缘。

198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城市赤峰市西南40公里处的小黑石沟村东南的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一个青铜时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先民东胡人的墓葬群。经考古专家们分析研究后认定,这个墓葬群当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76年)的古墓群遗存。其中发掘出土的一件青铜环状器(图甲-1)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其发掘出土时的摆放位置是墓主人的腰腹部,且该环的下部有一个孔洞,便于穿绳。据此,考古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时代的牧人们日常生活常用的器物,类似于带钩、挂环之类的腰带配件。这种带扣类牌饰,虽然是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实用器物,但也不能忽视它们所兼具的审美功能。

虽然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掘出土的古代游牧民族先民们的墓葬中发现的大批文物,反映出在北方草原的青铜时代,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在迁徙频繁的游牧生活中所用之器物的实用功能,大大地超越了其审美功能。但是,那时游牧民族的精神诉求,也能在这小小的饰件上反映出来。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牧人们,要根据水草条件和气候状况,随时迁徙驻牧之地,需轻装简行,即便是纯粹用作装饰的小饰件,也有趋利避害近似宗教民俗的实用功能。因此,这种轻巧的小饰件,其材质的优劣、尺寸的大小、形制的设计



及时尚风格,包括工艺技术的精美程度等,皆成为那一时代游牧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这一点,从不断发掘出土的同时代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优劣,都能见出。

图甲-1 展示的青铜环,之所以引起考古工作者更大的兴趣,是因为它的制作形制为标准的马蹄环形状。一端开口,顶端铸有伫立的双马圆雕造型,马背上原有骑手的人物造型,但发掘出土时已经脱落,这从马背上的小凹槽可以见出。圆雕马造像的腹部残留有人腿铸形的痕迹,由此更可推断,该圆雕青铜马饰造型的马鞍子上是铸有骑手造型部



图甲-1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
青铜环状器

(现藏赤峰市博物馆。摄影制图:顾谦倩)

件的。生活在青铜时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去世后身上的随葬品当为平日生产、生活中须臾不离身的宝物,只有这类生前爱不释手的物件,才能随死者入葬,这是习俗。我们上图展示的青铜环本身之形制,就是马蹄造型,再饰以圆雕马造型装饰,可谓将青铜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尚马的情趣刻画得入木三分。

诸多同时代墓葬发掘出土的类似青铜材质的带扣类生活用品很多,无疑,它们是青铜时代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胡服”上的标配,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论从制作材料到形制设计,从工艺技术到风格形成,都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和提高。这一点,在不断发掘出土的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时代的墓葬随葬品中,亦可得到实物的证实。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中国北方草原的东北缘,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的扎赉诺尔地区,发掘出土了一批早期鲜卑人墓葬。作为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鲜卑人的生活是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



生活。经常迁徙、居无定所,是他们作为游牧人的生活常态。因此,他们携带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和器物的形制与分量都不能太大、太重。在呼伦贝尔草原扎赉诺尔地区出土的这批墓葬表明,鲜卑人先民的生活居住模式、建筑装饰材料、工艺技术特点及民俗文化风俗,都会在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具中展现出来。下面这对在同一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飞马纹鎏金铜牌饰(图甲-2-1,图甲-2-2),就符合上述特点。



图甲-2-1 早期鲜卑人飞马

纹鎏金铜牌饰



图甲-2-2 早期鲜卑人飞马

纹鎏金铜牌饰

(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博物馆。摄影制图:顾谦倩)

考古专家们仔细分析这对鎏金飞马纹铜牌饰的用途,断定其当是用于游牧人袍服上的带扣,较之此前发现于这一区域的“东胡人”的青铜牌饰,不论材质、造型或工艺,都可谓是上乘的精品。

这对早期鲜卑人飞马纹鎏金铜牌饰,除去其中一个略有残缺外,两枚铜牌饰形制相近,均为长 10.4cm,宽 6.8cm,形制亦同为马蹄形。器物表面的两匹飞马,工艺成形技法为浅浮雕,它们昂首扬尾,作相对飞奔状,其中一件向右作飞奔状的饰件上的骏马,其前部吻下有一竖直圆形镂空的孔洞,尾部虽有残缺,但并不影响对整个牌饰的形制分析和研究。考古专家推测,残缺部分的旁边,就是上文提及的镂空小孔是穿系连接带类绳条时用的。另一件牌饰浮雕着一匹向左作飞奔状的骏马,前部吻下是一不规则形的镂空孔洞,后部则有两个大小相同的镂空孔洞,无疑也是用来穿系皮条绳索的。

两匹飞马的吻部,均有一角状物,弯曲上翘。两匹骏马的双翼,舒适地展开,四蹄腾云驾雾,动感极强。这对带扣类牌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在



国东北部山林中的早期鲜卑人对于骏马的崇尚及热爱,骏马是他们心目中最美的形象,否则不会在贴身使用的物件上也装饰出骏马的形象来。铜带扣上飞马的造型,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一时代民间工匠们对于中国北方大草原上各种动物,特别是牧人自己的坐骑——骏马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理解。同时,还能让我们遐想其时中国北方草原上骏马的生活状态和游牧的鲜卑人的生活场景。

从工艺技术的角度看,时人已经掌握了铜上镀金这项技术并臻至成熟。这种金属材料上的镀金技术,在我国始自春秋战国,成熟于东汉时期,滥觞于后世。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金属制作并镀金工艺,在两汉时已经得到普及性发展。

黄金在中国的古代,属于贵金属范畴,且对于迁徙不断的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层民俗学上的意义,即游牧人对黄金的崇拜。他们在自己的日用品如铜带扣上镀金,是游牧人欲以黄金的光泽来替代原有金属铜材上的色泽,以增强带扣、带钩这类游牧人日常用品的观赏效果。同时,还能展现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及财富权力的档次。若再深入探寻鲜卑人的历史传说,则可依据《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记》中所载“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之言,可进一步推断,这对鲜卑人先民们使用的飞马纹鎏金铜带扣上的飞马形象,寓意着早期鲜卑人古老神话传说故事代代相传,并以外化为生活用品上装饰纹样的方式来传承记忆。这对飞马纹鎏金铜带扣的发掘出土,就是最佳的文物实例证据。

日常生活中用马的造型来制作各种器物,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既合乎他们的审美情趣,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可以说,在草原上,以骏马为主体造型或为装饰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印章的起源究竟在何时,尚在探讨,史无定论。从目前发掘出土的数种印章的实物看,印章最早期的实物始见于春秋战国之交,但就此断定印章的肇始期为春秋战国时代,业内人士又略显不服。因为现已发掘出土的诸多春秋之际的古印章的制作、使用似已相当成熟,仅以春秋战国之交定为印章出现的上限,怕不能服众,大约还可往前探索。当然,若远溯商、周探